

“第二人生”的日常化 2022年的“时间循环”类网剧现象

李玮

从2022年年初的《开端》“引爆”网改剧市场，到《一闪一闪亮晶晶》《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再到刚刚热播完结的《救了一万次的你》，网剧的2022可谓是一个“时间循环年”。

《开端》的播出引起了全网的讨论和关注。对小人物生活细节的展现、对“网暴”这一问题的关注等也一度成为该剧的热点话题。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作为“时间循环”类型剧，《开端》缺少酷炫的世界观设计，更无高科技脑洞，“时间循环”过于“日常化”，无警示，无铺垫，说“穿”就“穿”，所改变的也只是周围的小环境——一次公交车爆炸。这与之前国外“时间循环”类型剧如《源代码》《蝴蝶效应》等都甚为不同。

紧随《开端》之后的《一闪一闪亮晶晶》，虽然不如前者影响力大，但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被称为《开端》之后的“黑马”。虽然《一闪一闪亮晶晶》同样设置了“悬疑线”，其实仍以“言情线”为主，“时间循环”澄清了女主林北星的错爱和张万森的保护。故事清新可人，不过也让人疑惑：几个高中生的情感问题为什么要动用“时间循环”？当然，开启“时间循环”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删除手机短信……

同样，《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和《救了一万次的你》均以职场设置开头，《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穿回到大学时代，《救了一万次的你》在职场内循环，前者通过时间重启收获法律职场地位和老板的爱情，后者则是进入了毒舌自恋老板“白真相”的内心，解决职场商战算计，“意外”和“诅咒”分别是开启“时间循环”的动因。

显而易见，这些“时间循环”网络剧，并不想打科技牌，和高概念、烧脑也扯不上关系。其本质上还是我们所熟悉的日常悬疑、校园言情、职场言情。只是这些故事增加了诸多虚拟经验：人生似游戏可以反复试错，试错经验可以累加，由此人生历程不再是一次性的尝试，而是反复修正后的理性选择。

“时间循环”设定是网络文学中“穿越”与“重生”的影视化输出

在微观层面上，“时间循环”的设定和网络文学中的“穿越”与“重生”有很大关系。

《开端》《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均改编自晋江平台上的同名网络文学作品。



▲《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通过时间重启收获法律职场地位和老板的爱情



▼《救了一万次的你》进入毒舌自恋老板“白真相”的内心，解决职场商战算计

网络文学在创建之初就颇具“穿越”特色，“重生文”是网络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类型，其基本套路是：通过“重生”掌握未来密码，开启“金手指”，从而在重生世界中“开挂”。当重生爽文用来解决个人恩怨、实现个人功利时，难免会让人觉得浅薄，但当其越来越和日常生活的困境相联结时，我们似乎意识到“重生”也许不是生活之外的白日梦，它也许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生活本身。近些年，网络文学具有现实化转向的发展趋势，“暴发”“称王”等设定少了，尊重生活的逻辑，强调每一个个体幸福的意义，成为这几年成功的网络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开端》等作品均是其中的代表。不过，“穿越”和“重生”仍然是网络文学中的重要元素，这似乎在表明，表面上看起来依托“虚拟性”的“穿越”“重生”也许就是当下现实的一部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由数字和虚拟创造的“世界”，正成为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世界”购物、交流、争吵或是建立亲密关系，就如同我们真实生活的世界一样。但它同时又是那么数字化、虚拟化甚至游戏化，这个“世界”可以被删除和重建，可以被多次体验，也可以多维互动。英国的吉登斯曾描述过高度现代性时期的“现实倒置”：虚拟现实和日

常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由于虚拟现实经验对日常现实的高度嵌入，实际的现实经验会受到虚拟现实经验的影响和修正。人们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虚拟现实，什么是最初的日常现实。虚拟现实日益日常化，和我们的情感、欲望、想象和身份认同等一切都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的瓦格纳用“第二人生”来描述网络带来的新经验，而当下，“第二人生”越来越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大众意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网络文学的“穿越”“重生”不过是网生代（Z世代、M世代）时空经验变动的一个体现。

这也是为什么网文的“穿越”“重生”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一闪一闪亮晶晶》是原创剧本，《救了一万次的你》改编自韩国人气漫画《我的老板每天死一次》，但网文气质十足。甚至有人说，现在“全世界都有网文味儿”，新近韩剧《再次我的人生》，最新雨果奖提名小说《成为太阳的她》，好莱坞新型影片《瞬息全宇宙》都采用了“重生”“时间循环”“平行时空”的设定。中国网文出海既是因也是果，一方面中国网文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网生代经验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内嵌虚拟经验的故事。“时间循环”不再是未来

乌托邦意义上的“科幻”，它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在“宅”的生活状态中，数码化、虚拟化的世界越来越成为我们经历和经验人生的主要方式。经营亲密关系、理解世界政治或是选择生活方式，都离不开虚拟性手段和体验。上述影视作品中“时间循环”的启动方式不再是高大上的黑科技，而是随意性的使命、意外、短信或是神秘化的诅咒和“阴间使者”，正说明虚拟化人生不再是需要解释和说明的乌托邦科幻，而已经深入到日常的潜意识、无意识领域。它不在未来，就在当下，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蜷缩着的角落。

“时间循环”设定是网生代日常“现实”的影视化表达

“时间循环”的设定从网络文学中兴起，进而成为2022年中国影视表达的主要元素，这不是偶然，而是日益网络化的世界的整体性动向。尤其是这几年，被现实疫情所限制和压抑的流动性在网络空间得到释放，文学化、影视化的“时间循环”正表征着虚拟时空如何成就网生代的放飞之路。作为网民、用户存在的

“第二人生”有时比现实个体的时空接触面更大，更丰富，更具有多元可能性。

有了虚拟的“时间循环”，现实生活中“内卷”着的大学生可以参与公共事件（《开端》），被现实功利割伤的女子可以重温青春的守护和热爱（《一闪一闪亮晶晶》），职场小菜鸟可以谈理想（《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小文员可以和刻板自负的上司建立亲密关系（《救了一万次的你》）……就如网友Onsoi在豆瓣评论《救了一万次的你》时所言，“时间循环，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了。也有无数人畅想过，若是有了时间循环这种超能力，自己能干些什么？想想看，大吃一顿，热量归零；放肆挥霍，账户自动恢复；做任何想做的事，说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你甚至可以进行一次最大胆的表白，被拒绝也没关系。虽是无法存档，但是，起码可以放肆做自己了。”

同时要强调的是，“时间循环”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每一个到达这里的人总是将他们的烦恼随身带来，网络世界的新体验带来对于现实世界道德、情感、商业、文化甚至法律重新的定义和思考。

《开端》通过一次次的循环启发人关注发生在每一个微小个体和家庭身上的悲剧，骚扰、网暴，在反复的回放中与死亡、

爆炸联系起来，由此不让“小恶”淹没在时间和人群的荒漠中，也通过学生和市民的努力展现普通人的道德能力。《一闪一闪亮晶晶》和《救了一万次的你》则在时间的回环中呈现亲密关系的多种可能，“真情”也许在视线之外，“体谅”能够超越阶层的鸿沟，如果有多重世界，那么“区隔”只能是相对的，“固化”必然被瓦解，每个人都是多元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也将更加丰富多彩。《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中“重新来过”的钱唯带领一众法律系学生践行“律者，定分止争；法者，迁善远罪”的理想，正如《再次我的人生》中金熙宇要为“为权势者量身打造的制度”抗衡……

“时间循环”是虚拟，也是现实；是幻想，也是解放，它既内嵌于日常生活之中，也通过反观日常重建现实。2022年上半年的网剧热衷“时间循环”的设定，是网生代一种日常“现实”的影视化表达。在虚拟中重建身份与认同、关系和命运，自我定义的“第二人生”将在新世代的自我表达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此，可以想见相似设定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只会越来越多。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艺评论

《暗夜行者》：一次完整却平庸的类型创作实践

缉毒警匪剧的表达困境及其出路

张富坚

24集网剧《暗夜行者》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缉毒警匪剧，在类型创作的框架下，融合偶像、悬疑、刑侦、动作等一系列元素，情节推进快速、影像水准一流，对特定观众形成有效的吸引力，赢得一波收视热潮。应该说，该剧反映出网剧类型创作目前所能企及的工业水平高点，在其剧集内部的艺术表达是自如和自洽的。

然而，如果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这部剧实在是过于“类型”了——从剧情结构到表达手段该有的都有，却唯独缺少对于悬疑和刑侦类型剧创作的突破，因而没有激发观众回味的渴望，沦为一般完整却平庸的作品，不能不说有遗憾。

我们无意、也不能要求每一部剧都能超越和突破类型的框架，从而实现一种崭新的艺术表达。但是，经典作品无一不是在摆脱窠臼、开拓类型可能性的道路上用扎实的叙事、深厚的情感构建起自身独特的艺术空间。如果新作品不能在此方面亮出新意和有所作为，必然步入类型重复的死胡同，无力保持类型创作的生命力，也难以给观众带来真正的感动，《暗夜行者》恰恰处于这样尴尬的位置，值得反思。

嫁接悬疑夺人眼球，内核却愈加陷入类型化窠臼

《暗夜行者》的故事发生在金三角地区附近的“华城”，在这个架空背景下，剧情尺度得到发挥。五年前，李易峰扮演的卧底警察陈陌在一次失败的缉毒行动中遭遇假死；五年后，他改名换姓为骆翔，加入“暗夜计划”，再度潜入东南亚贩毒组织，肩负调查五年前行动真相和捣毁华城贩毒组织的双重使命……故事的重心是五年后，前史和当下叙事交叉进行，层层深入，不断接近真相，最终揪出幕后黑手。



在制作层面，为了全面调动观众的好奇心、注意力及兴奋情绪，该剧编创各司其职：编剧铺设了多条线索，布下叙事的迷官；导演熟练地使用场面调度和镜头切换，通过暗示表达窥探、猜测和怀疑等心理；摄影和美工赋予影调以阴沉、诡异的风格；再加上偶像演员李易峰和宋轶的卖力演绎，人物鲜活，夺人眼球。在类型创作层面，《暗夜行者》不同程度地杂糅了悬疑、刑侦、爱情甚至伦理的类型元素，为故事提供了多元可能性。特别是把悬疑类型充分地嫁接到缉毒警匪剧中，剧本层面做得很扎实，营造出晦暗不明的背景环境，以增加故事的观赏性，让观众猜不到幕后黑手，所以有追剧的动力。毫无疑问，《暗夜行者》的制作集合了强大和优质的资源，彰显了平台努力占据网剧创作高地的企图。

然而，《暗夜行者》作为一部类型化作品，既延续了缉毒警匪剧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的集中刻画，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此类题材容易出现的模式化、

简单化、套路化弊病。可以说，《暗夜行者》中群像式的善恶分明使剧中的人物塑造束手束脚，由此造成了表达困境。我们看到了，为了弥补对类型的过分依赖，编导对极少数关键人物（如最大反派华城警局的沙副局长）精心布置草蛇灰线式的铺垫，给予充实丰满的细节。相形之下，骆翔、苏青竹、廖永嘉、于升海等角色就单薄得多，即便他们是主要人物，是推动剧情发展的绝对动力，也只能无奈地依靠类型角色的逻辑和演员自身的魅力魅力前行。所以，虽有粉丝群体对偶像演员闪亮登场大呼小叫，谓之“神剧”，但所有艺术呈现上的不足、类型创作的弊端在资深电视剧观众的眼中洞若观火。

类型这个筐越装越满，却忘了经典缉毒剧以探究人性见长

在缉毒警匪类型剧的创作实践中，

曾出现过《黑冰》《永不瞑目》《玉观音》《破冰行动》等优秀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诠释了毒品的危害、正邪的缠斗、人生的挣扎，特别擅长“探究人性深渊”，对人物心理逻辑的形成及其行为模式有充分交代。我们看到了，《黑冰》中的郭小鹏因青少年时期不幸的家庭际遇而堕落，《永不瞑目》中大学生肖童为爱牺牲追随贩毒家族，《玉观音》中的安心通过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实现自我救赎，《破冰行动》中的林耀东被传统宗族意识捆绑而成为毒枭……以上种种人物形象都有复杂的情感动因甚至历史文化渊源，达成了完整的人物塑造，使相关电视剧熠熠生辉。

可叹的是，多年以来，由于缉毒警匪剧叙事模式化、价值观模糊化、反面人物英雄化等原因，创作上一直没有突破，沉寂多年。直到2014年《湄公河大案》的出现，中国电视剧创作逐渐开启了缉毒警匪剧的类型创作潮流，之后便涌现出了《迷砂》《猎毒人》《破冰行动》等作品。这一批作品特色鲜明，把正

邪、警匪、敌我矛盾上升为主要戏剧矛盾，迥异于之前作品“文学化”“私人化”的追求。简而言之，缉毒警匪剧近年来已发展成渐有“类型至上”的趋势，即在类型创作的框架内实践，以迎合或迎合播放平台精准分众传播的规律。

在此背景下，敢越雷池者鲜有之，类型创作反倒成了束缚。于是，作为类型创作的产物，《暗夜行者》的表达体现出妥协与折中的倾向，人物塑造没有光影和深度，类型融合也浅尝辄止——所谓“做盐不成，做醋不酸”。我们看到，一方面剧中的英雄骆翔是睿智的、毒贩梁龙是狂躁的、警匪间的斗争手段是老套的……这一切都没有超越资深观众的期待，恰如其分地在类型框架内转圈。另一方面，剧中有恐怖、悬疑、幽默、爱情、爱心、动作、时尚……破案推理与多种情感同时推进，呈现出“类型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的特征，于是多元类型就这样融合在颠扑不破的窠臼里了。

呼唤类型创作的升级和破局，赋予类型以有灵感的表达

每一个类型，都有其规定性，这是类型之所以存在的方式。但是，当这种规定性已经成为艺术表达的困境并影响作品内在灵魂构建时，坚守规定性其实就是故步自封。

而《暗夜行者》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缉毒警匪剧创作困境的范本——它的类型创作实践是如此完整却又平庸，以至于仅看寥寥几句的剧情介绍就能猜出过程和结局；它的创作意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仅从男女主角演员的选择就可以看出这是打着缉毒警匪剧旗号的偶像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结尾处，女主角苏青竹画蛇添足般地倒在沙副局长枪下，楚楚可怜地躺在男主

的怀里——她的死于剧情并非必要，但对偶像剧很必要，足以催生粉丝观众的共情。虽然此后近五分钟的男女主爱情回顾似乎很鸡肋，让资深观众生厌——但这不正是年轻粉丝观众喜闻乐见的嘛！因为，这不是缉毒警匪剧的必须，却是偶像剧“完成度”的一部分。

我们没有在《暗夜行者》中看到超越以往缉毒警匪剧的可能性，或者制作方本也无意挑战既有的类型模式，所以该剧的问题是自我设限——用一个稳妥的类型模式把故事讲完，再用偶像演员吸引粉丝观众——这确实是一次精准的网剧传播实践。客观而言，依靠粉丝群体的追星心理支撑起剧集的收视率只能是短期行为，它抓住了疫情期间的网剧荒这样一个特定时机，在缺少竞品播放平台上斩获高收视份额，给平台引入流量。虽有粉丝群体“国产剧是用未追的，不是用来看的”这样狂热的言论，然而究其实，“追的是星，看的是剧”，没有剧，星也就不那么亮了。但是，如果电视剧的类型创作方法以此为主，编剧者不去探索更有深度和广度的表达方式，那包括缉毒警匪剧在内的任何一种类型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

好在，艺术创作有其本质，即“不落窠臼”。剧集创作也自有其内在规律，唯有新意为上。“类型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的简易创作法不是电视剧创作的万能配方药，雷同、重复或过于“类型”的作品可能会风靡一时，但不会持续地有观众为之埋单。观众要的是独特的剧情、个性的人物和有灵感的表达，他们挑剔的眼光将明辨创作者的功力和诚意。在这样的诉求下，我们呼唤类型创作的升级和破局，包括缉毒警匪剧在内的创作不仅仅要采用类型，更要改造类型、提供灵感。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讲师）